

眷村那個年代的事

· 劉先昌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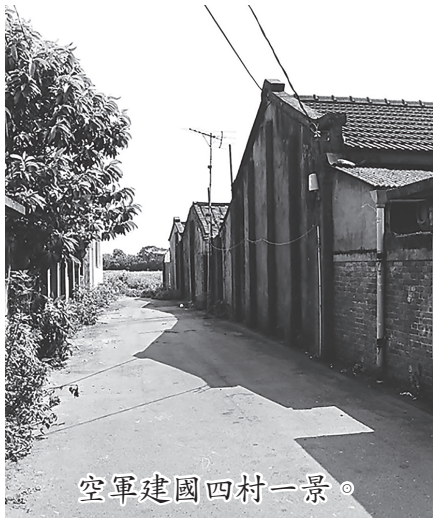
「深山裡有一座廟，廟裡有一個老和尚和小和尚，有一天，小和尚對老和尚說：『您講一個故事吧！』於是老和尚說起了故事……」

夜沉靜了，我和哥哥、兩個弟弟同睡一間房，這間桃園空軍建國四村眷舍，不大的臥室裡，擺著兩張雙人木床，是爸爸請村裡木匠岳伯伯訂製的，兄弟四個人就分別睡著上下舖。每晚就寢前，我都會央求哥哥講一個故事，哥哥大我五歲，當時已經上了高中，只要學校老師講了故事，他回來就會轉述給我們聽，像是：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鏡花緣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記》、《頑童流浪記》等中、外名著的部份情節，都是這樣聽來的，這段聽哥哥說床邊故事的歲月，也啟蒙了我對名著小說的認識與興趣。

有一天睡覺前，我又請他講故事，他說沒有了，叫我快去睡覺。我沒聽到故事怎麼甘心，於是纏著他，非要他講，最後他被逼得沒辦法，就說了一個故事。他說：「從前，深山裡

有一座廟，廟裡有一個老和尚和一個小和尚，有一天，小和尚對老和尚說：『您講一個故事吧！』於是老和尚說起了故事：深山裡有一座廟，廟裡有一個老和尚和一個小和尚，有一天，小和尚對老和尚說：『您講一個故事吧！』於是老和尚說起了故事……」

我打斷他繼續說下去：「怎麼一直重複啊？這哪是故事呢？」他說這個故事就是老和尚講故事給小和尚聽，要講多久都可以！我感到無趣，沒多久就睡著了。



空軍建國四村一景。

之後，他的故事愈來愈少，我若要是他再說，他就搬出老和尚和小和尚來唬弄我。每每他才說第一句，我就嚷著：「我不要聽了！」到後來，只要一聽到這個故事的起頭，我就會很快進入夢鄉，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就像是催眠曲般，多少個夜晚催我入睡。後來，我開始自己去找故事，從學校老師、同學的口裡，從村子裡伯伯、叔叔茶餘飯後，擺龍門陣時，旁聽而來。

就在那個暑假，哥哥考進了大學，開學後，他搬進了學校宿舍，此後便不常回家。之前暑假準備大學考試前，他常帶我去市區圖書館，幫我借一本格林童話，讓我自己看，自己再到一旁看考試的書籍。我常看得入迷，甚至忘記身在何處？直到他叫我放下書本去吃飯，才從故事情節中回到現實。自那個暑假起，愛看書冊的種子萌芽了。

當時也很喜歡看漫畫，五〇至六〇年代，梁氏兄弟（梁鼎銘、梁中銘、梁又銘）創辦《圖畫時報》，刊載「土包子下江南」；繼之又有牛哥的「牛伯伯打游擊」、陳光熙的「小八爺」、陳海虹的「小俠龍捲風」、葉宏甲的「諸葛四郎」、劉興欽的「三叔公」、陳定國的「呂四娘」……。

在沒有電視的當年，漫畫帶給我無窮盡的想像空間，其中許多畫面畫得逼真傳神，像是一碗麵，上面的熱氣冒得像真的一樣，每每看得食慾被挑逗上來，真想吃它一口；還有引人入勝的情節、流暢的畫風以及獨特的人物造型等等，都讓我品味再三，花了很多時間。

漫畫的魅力與影響力真的很大，還記得當時有新聞報導，有兒童被漫畫迷到前往深山去尋師父學武功，動員了許多警察到山裡尋人，也因此，漫畫在當時被歸類為不正經書刊，大人都會防著孩童沉迷其中。

也許是漫畫看多了，我也興起拿筆塗鴨，但我用的不是鉛筆、臘筆或圓珠筆，而是用毛筆胡亂畫一通，見什麼畫什麼。猶記得當時的一本空白筆記本，每一頁都被我畫上人物、房子、竹籬、器具、貓狗等等，其中，印象最深的是畫了一部摩托車，畫得有點肖真，得到周邊一些友伴的稱讚好評，自此我更樂於此好，透過毛筆作畫，抒發心情，忘卻世間讀書、家事帶來的煩躁與苦悶。後來，大學時讀到藝術的起源，其中有兩個原因「遊戲衝動說」與「自我表現衝動說」，對照我童年時期畫漫畫的初心，似乎頗有道理。

上高中時，聽到厭煩的課，我就拿起鉛筆，畫那如學究般的老師，他深鎖的眉頭、刻進額頭的縐紋、從老花眼鏡後面射來凌厲的目光，都入了我的畫冊。一次畫完之後，在班上同學間被傳來傳去，最後傳到了老師的桌上，當然免不了被處罰的下場。

後來，用毛筆畫的這一本小圖冊，被同村方家小妹要走，顯見我是有點繪畫天分的。之後，因課業壓力沉重，被大人責罵不好好唸書，只會畫畫，才丟棄畫筆，不再碰觸，也遺失了一項興趣與才藝。

現在回想，年少看漫畫時深入情節、不知時日，以及畫漫畫時專注投入的感覺，至今還歷歷不忘。

提到童年，有關水果的記憶也是歷歷在目，尤其一件往事印象特別深刻。當年的水果很少，都是村子裡鄰居家種的，且都是未經改良的小品種，如：芭樂、芒果等等，但是這種原生種的水果味道特別濃郁香甜，我猜想維他命C的含量肯定很高。其中，土芒果綠綠、小小的，外皮常伴有黏液，吃完後，果核捨不得丟，我們就會把它洗淨曬乾，再用超級小刀，從核中間剖一條縫，往深處裡慢慢刨，把果心裡的肉剝出來，讓核裡頭兒成中空狀態，拿來做什麼呢？這就是我



空軍建國四村的鳥瞰圖。

們的創意了。我把一毛錢塞幾個到芒果核裡，想像中它就是我的小皮包，揣在口袋裡，心裡滿足得很。由於是自己做的錢包，驕傲得很，便帶到學校展示給同學們看，還引起了一陣跟風。無奈，幾天跑、跳、碰之後，不見了！只好失落地再做了一個。長大後，少了那份童心童趣，不再自己動手做玩具，而土芒果核錢包也僅存在記憶裡，成為我曾經手腦併用，做工藝的記憶。

那一段空軍建國四村裡的時光，是我人生歲月啟蒙、探索、找興趣、尋定位地時期，雖然在路途上丟失了許多可貴的嗜好，但也摸索出個人的特質所在。建國四村，我人生精神層面上不可缺的一塊圖板，時常念想。